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五

平陽王朋壽編

機巧篇第二十五

葛由

蜀川人能刻木作羊走一二里騎羊王恭亦能刻

能飛與公輸班解飛能造旃車左轂致確右轂致磴行

相類六國時人解飛十磨麥一石春米一石虎驚每

出將此車隨從又造鳳陽門成忽有一兜奉上天人下

見飛怒曰汝在天上犯罪何在造門門畢還上天須

與因斫木斧腕傷額而死鳳陽乃謂馬鈞字德衡扶風

天上時出鳳陽門也出石虎鄴中記馬鈞字德衡扶風

舞開閉門戶春磨米麥與人無異明帝時官至侍中

田夫刻木作小麥糶者無疑偃師周穆王時人縛草作

王與美人觀之草人以手武侯蜀諸葛武侯多巧思損

招美上人怒乃殺偃師武侯蜀諸葛武侯多巧思損

其意注云連弩謂之元成一弩十矢俱發木牛載多而

斛三斗用以運魯般史記魯般魯人般名多巧思子貢

世說子貢過漢陰見丈人抱瓮負水以灌園子貢謂之

日不亦勞乎何不植木橫木其端使之前重後輕以汲

水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也丈人曰鹿皮翁列仙傳鹿皮翁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不爲也鹿皮翁列仙傳鹿皮翁

爲府小吏有才巧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

能至皮翁白府尹請木工斧斤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

思叢生數十日梯道四門成

上其巔作茅舍因止泉旁

贊曰 純朴既散 從生巧機 權移造化

工造玄微 水分晷刻 銅懸渾儀

養生耒耜 固國城池 洪纖應物

辯捷篇第二十六

用捨因時 木偶嬉戲 卑哉偃師

王孫滿

左傳楚子至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成王定鼎卜

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蔡澤秦紀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注王孫滿周大夫蔡澤燕人  
蔡澤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蔡澤天俊魁顏所  
以來者欲代應侯相秦耳澤見應侯請聞其說澤曰君  
於人欲代吾相秦有說乎對曰然應侯請聞其說澤曰君  
何見之晚矣四時之序功成者退方來者進君祿位貴  
矣私臣之富皆極矣不陳登魏志呂布因陳登而求  
將危臣之代君不亦宜乎陳登徐州牧不得而怒登喻  
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  
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掣去布乃解  
陸士龍世說荀鳴鶴陸士龍二大才曰二賢相見何可作常  
語陸舉首曰雲閒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  
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扶爾矢張公曰荀何遲荀  
曰本謂雲龍驤今乃山鹿野麋晏子爲齊大夫景公  
獸弱弩強是以發遲一坐撫掌麋晏子使聘楚楚王知  
其辯捷故辱之使人縛一人從嚴前過王佯問之楚何  
罪人左右答曰此齊人也今之犯盜王謂晏子曰齊國  
善盜耶晏子答曰臣聞江南種橘江北爲枳地使然也楚  
也此人在齊不爲盜來楚爲盜此土地使然也楚王慙  
而張重月朝於德明殿明帝怪其短小問曰何郡小吏  
退

重曰日南帝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重曰臣聞雁門  
 之郡不見壘雁爲門金城之郡不見宮室在於水中臣雖  
 居日南之郡是向西南看日卿何小哉答曰昔子奇  
 十六爲河東太守甘羅十二爲秦相陸崔珍字秀圭清  
 下豈量骨料肉哉帝善之後漢時人陸崔珍字秀圭清  
 爲冀州刺史舉秀才珍時年九歲入其選元方曰不道  
 卿是金枝玉葉但卿幼年過矣此舉珍曰昔項託八歲  
 爲孔子師今之自恨年已過矣齊莊公陳恆殺齊簡公  
 珍曰如公與陳恆相似崔杼殺齊簡公諸葛恪字元遜琅邪人也事吳太子孫皓恪曰吾欲使卿富以  
 潤屋臣修己而已非敢自娛也太子戲恪曰吾欲使卿富以  
 馬糞恪曰臣願太子食雞卵也漢桓帝時潁川李膺爲  
 道孔融字文舉孔子七世孫也漢桓帝時潁川李膺爲  
 也孔融字文舉孔子七世孫也漢桓帝時潁川李膺爲  
 不得通融年十二乃造膺門告守門者非吾通家子孫  
 通家子孫守門者告膺呼融問卿與吾有何通故融  
 對曰臣先孔子與公先代李老君同德比義則融與公  
 累代通家也膺大悅引坐謂融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  
 膺曰教卿爲客之禮但置之不須問客膺慙乃歎曰吾將近老  
 君爲主之禮但置之不須問客膺慙乃歎曰吾將近老

死不見卿富貴也融曰公未死膺問之故答曰鳥之將  
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向來陳煒曰小善了  
也是故知未死膺奇之時座中有大夫陳煒曰甚踞了  
融後仕至太中融謂煒曰觀君小時定當了王謂之曰卿  
大孝後漢人也諸葛仲思琅邪人少時遭亂嘗與人牽  
文王大喜君思忠劉道真沛國一人婦人在河邊采柴夫何  
曰婦人何不調機治杼而傍河采薪婦人答曰夫有一  
不跨馬揮鞭而傍河牽船真又因田頭共人對食有一  
婦人著青衣攜二子行過真槽青悖齊國人對食有一  
羊將雙子婦人曰兩哉梧宮乎齊王曰大燕來攻齊必  
饗之於梧宮楚使巨圍使至何怪焉使曰昔燕來攻齊必  
吞舟於國之樹必巨瑯琊王太乃逃于城陽之山敢  
飲馬於淄澠定樵於瑯琊王太乃逃于城陽之山敢  
問當此之時悖悖至乃問楚使曰生對之先生曰  
昔楚平王无道枉誅伍員使奔吳知梧之始乎  
師伐楚昭王懼出奔隨國子胥掘平王之墓鞭平王與  
屍當此之時齊植之始年齊楚二國由此構怨舉兵  
相伐蓋時捷之所由邊韶字孝先陳留人為博孝先腹  
六國時人出說苑



此西琳往輔字作試會也說世四咄張乃自曰鳳禱大字  
宮戎日漢孔臣爲羣晉荀爽二凶之昭謂稱爰皇入會元  
室入矢爲帝璋國之臣伐孫皓皓皓皓皓皓皓皓皓皓皓  
乎使在袁紹作檄檄檄檄檄檄檄檄檄檄檄檄檄檄檄檄  
由於秦秦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  
余答曰臣國宮殿土階三尺茆不翦寡  
四  
此宮室乎由於秦秦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  
余答曰臣國宮殿土階三尺茆不翦寡  
四  
此宮室乎由於秦秦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  
余答曰臣國宮殿土階三尺茆不翦寡  
四



君猶以作之者勞居之  
者逸豈有此宮室乎  
魏武曹操起銅雀臺新成悉令  
子東阿王曹植賦最善第三曹彪不解作賦操責之曰  
今富貴之際不學文章豈是人乎彪對曰大丈夫當執  
兵爲將滅賊以取功名何能區區爲博士謝安爲太傅  
平魏武賞之拜彪爲驃騎將軍事出魏志謝安爲太傅  
因集諸子弟講書俄而雪中太傅欣然曰白雪紛紛何  
所似猶子朗對曰散鹽空中乍可擬安女道蘊曰未若  
柳絮因風桓玄荆州刺史殷仲堪語次一入遂相爲軻  
起出世說桓玄荆州刺史殷仲堪語次一入遂相爲軻  
玄曰燎平原無遺燎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次復危  
言玄曰小兒晉未安頭炊百歲老翁攀枯枝堪曰井上  
轆轤臥小兒晉未安頭炊百歲老翁攀枯枝堪曰井上  
帝時人事出語林

贊曰

子貢之辯

出乎聖門

轍環數國

口無擇言

傾僉邪佞

田慎儀秦

喪人之國

刀鋸其身

究觀其弊

本乎不仁

辟乎楊墨

孟軻之倫

隱逸篇第二十七

老子史記老子見周之衰乃去至函谷關令尹喜曰  
之意五千餘言而荷蓀丈人論語齊人饋女樂季桓子  
去後莫知其所以終荷蓀丈人受之曰不朝孔子行  
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問曰其杖而夫子乎  
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熟爲夫植其杖而芸子路  
拱而立曰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明且子路曰  
行以告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  
齊春多鳴蛙王晏鳴鼓吹候之羣蛙適鳴晏曰此蛙  
春月德璋曰我聽孫登字公和汲郡人於北山土  
聒人吹不及此阮籍之居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  
君鼓吹好讀易阮籍全其曠人聲振山谷謂嵇康曰  
髮自覆好在於得薪而全其曠人聲振山谷謂嵇康曰  
火用光在於得薪而全其曠人聲振山谷謂嵇康曰  
子今才多寡難董京而吟常宿何郡人至洛陽被  
乎免於今之議寡難董京而吟常宿何郡人至洛陽被  
云人以獨處爲嫉我以爲夏統之仲卿會稽人答孫楚詩  
歡清流可飲至之可食也夏統之仲卿會稽人答孫楚詩  
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以屈生閒話其泥若汗  
隆之間日當

贊

美言三

方術篇第二十八

王仲都漢中人也漢元帝時好方術徵仲仲既至帝問  
東游昆明池從者狐裘患寒不立仲獨無寒色帝留仲  
都至夏坐仲都於日中面前置火全不言熱事出王充  
論甯封子黃帝時爲洲圖遂得史仙傳葛仙翁名玄字公  
衡甯封子能出五色煙事具神火今請與子致一火於  
是四月坐時天寒與公曰居貧无炭火皆熱公又隱會稽  
螯與真蜂不殊收蜂入口還成白餅公後隱會稽比邪  
山憑几學仙數十年乃棄几乘雲而去化爲白鹿三足  
合郡人多蒯子薰不知何許人漢未隱安帝駕入鹿市  
見後漢人蒯子薰不知何許人漢未隱安帝駕入鹿市  
口出主人見之乃白薰家停其驢忽死時夏月蛆從驢  
遂往驢邊舉杖走起後漢人郭璞字景純嘗欲得他  
作數百鬼圍婢家主大怖乃問璞曰景純嘗欲得他  
災可於三十里外賤賣之鬼應去矣婢主依其言貨之  
璞買得之單道開燉煌人日行七百里道中佛圖澄見  
鬼怪遂滅單道開燉煌人日行七百里道中佛圖澄見

亡若去當有大亂後南度王嘉字子年隴西人姚萇與  
果鄴中大亂如澄之言也王嘉符登相持問嘉曰吾得  
殺符登否曰略得之萇怒斬之及萇死子字略果  
殺符登嘉死後又有於隴上見之先時釋道安謂嘉曰  
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曰卿先行吾負債未果沙門涉  
去俄而釋公道亡而嘉被戮而亡所謂負債未果沙門涉  
西域人符堅時大旱使涉請鳩摩羅什天竺人其母是  
兩俄時龜下鉢中大雨也鳩摩羅什千偈又著  
在母胎惠解倍常及年七歲出家受經日誦千偈又著  
實相論二卷姚萇迎入西明閣遙園與謂什曰何可  
使法種少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乃則立解舍諸  
僧多做之什乃取針盈鉢引諸僧曰若能做此乃可蓄  
室因進針與常食之別諸僧慚服乃止林度正尼在  
鼓城闢什在長安曰吾與此子戲三百人從何來持一  
外國法焚屍薪滅沙門曇霍錫杖令人跪曰此杖若能  
形群唯舌不爛沙門曇霍錫杖令人跪曰此杖若能  
奉之可

贊曰 技術之藝 古亦多方 令威獨鶴

左慈羣羊 咒詛之妙 藥石之良

類說五

六

竹龍奮舉 紙月騰光 枕中宦學

空外霓裳 一時遊戲 萬古名揚

相徵篇第二十九

王珪唐書王珪始隱居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  
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曰二客何如人試與俱來會  
公輔才也而與之游兒貴必矣司馬懿字仲達少時  
奇才仕魏曹操聞其有狼顧相使桓溫晉桓溫初生時  
前行令反顧面正後而身不動桓溫父彝與溫嶠友  
善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試越椒左傳楚子馬曰良生  
觀其颯温嶠曰真英物也越椒子越椒子文曰必殺  
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也蔡澤史記蔡澤舉人于諸侯  
曰先生昌鼻巨肩吾聞所不相者殆從生乎澤相舉視之  
己曰富貴吾自有所不知者壽也舉曰從今以澤相封  
三年澤笑謝而去謂其僕曰周亞夫世家周亞夫封條  
躍馬食肉四十三年足矣周亞夫侯初許負相之曰  
君後三歲而侯為將相後九歲而餓死指我負臣之  
兄已代父侯何說侯乎既已侯何說餓死指我負臣之

其口曰有從理入尉繚人蜂準長目鳥膺尉聲少恩而  
口此餓死法也尉繚人蜂準長目鳥膺尉聲少恩而  
虎狼心君約易得志亦輕叔向晉大夫向至周見靈王  
食人不可與久游乃去復人問後乃入嵩山經十年  
法與世殊類卻後三年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時果  
太子見桓曰語我家人七月七日諸侯並起爲逆與高祖  
乘白鶴往嶺舉許負相薄姬爲夫人而生文帝封負爲  
手謝時人而去許負相薄姬爲夫人而生文帝封負爲  
睢亭單文呂公有字單文漢高祖有一女願爲箕帚之妾高祖遂  
侯亭單文呂公有字單文漢高祖有一女願爲箕帚之妾高祖遂  
納龍泉郡守皆自龍泉相之喬玄字翁相梁郡睢陽人  
之龍泉郡守皆自龍泉相之喬玄字翁相梁郡睢陽人  
亂安民之主呂后微時共惠帝在田有一老人行過見  
其在君乎貴由此兒老夫去後一里餘也以言告高帝  
謂后曰夫貴由兒老夫去後一里餘也以言告高帝  
祖高祖逐而問之曰向者見夫兒子貴者皆由  
君起君之相不可言也高祖曰誠如父老之言不敢許  
忘德高祖定天下及惠帝后悉如父老之言耳許  
邵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善知人之鑒曹操未貴時邵  
邵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善知人之鑒曹操未貴時邵  
竟不仕避亂江左朱違無不效驗文帝使違平相已年  
卒於豫章後漢人朱違無不效驗文帝使違平相已年

類說五

七

命長短違曰陛下年二十九當有厄若過此厄年壽大  
長後文帝至三十九遇疾而崩文帝將出外御馬脫始  
以裁備違曰此馬須臾當死及欲上馬惡帝衣張裕  
香齧帝膝帝怒遂刺殺其馬皆如違之言出魏志張裕  
蜀郡人曉明相術每照鏡自知刑死未嘗不撲鏡於地  
後在蜀與先主劉備坐爲言語不遜遂斬之出蜀志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少時在路見一跳足小兒遂下馬  
爾手中於是別十餘年仕晉中書侍郎璞曰吾命當在  
王敦誅璞死之日乃是昔與袍小兒行刑也唐舉  
有蔡澤魏人也請舉相謂澤曰有相人  
於是入秦乃代張祿爲丞相六國時人

贊曰 道之與貌

天之與形

濶龐重厚

壽考康寧

龍顏隆準

日角天庭

見于神彩

貴不可名

豺聲蜂目

禍患相仍

苟能擇術

相非所徵

仁友篇第三十

柳宗元唐書柳宗元與劉禹錫極僻遠宗元以禹錫母老知播遠非所以便於養老奉親者作奏願以管仲潁川人也柳易播會大臣有言於上賈南陽至於分財常與人牙多少自與鮑叔牙爲友二人行獻公生襄公仲糾糾公牙白糾卽魯之外甥小齊卽齊之甥使交戰管仲射小白傅小白卽魯之卒二弟爭位遂使交戰管仲射小白小傅小白卽魯之卒二弟爭位遂使交戰管仲射小白已死便還魯欲擇吉日而齊宮人遂奏小白爲君是爲桓公謂桓公曰若欲治國可任高偃臣等足矣若欲服天下非夷吾不可桓公遂迎夷吾入齊官以史記輔佐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夷吾之功也出史記羊角哀與左伯桃爲友二人聞楚王賢俱往仕之至梁桃遂併糧與路角逢雪糧乏而去楚里計不俱全伯爲上卿然後收葬伯桃乃入樹中而死角哀楚王用夢見伯桃告之曰我日桃伯桃墓將軍墓角救我夜援吾必爲荆將所虜羊角哀將軍所救楚王不兵鳴鼓奮劍往擊荆將所虜羊角哀將軍所救楚王不角哀自刎而死六國時人出列士傳蘇秦少與魏人也



張儀爲友蘇秦遊說六國合從以蘇秦爲相張儀爲仕  
楚王亡張儀至趙聞秦爲相使入白秦以檄止之蘇秦在  
趙爲相張儀外坐以破馬轎上進儀食張儀乃憤西上秦  
於蘇秦令舍人密齎金於路與儀作路資不令儀知儀  
至秦王問儀乃見張儀曰舍人秦昭王善儀之說又拜爲丞  
相齎金者乃見張儀曰舍人秦昭王善儀之說又拜爲丞  
作徑路今既達矣請辭而去張儀仰天歎曰馬將金與  
乃至是乎遂出禮以報王陽禹爲友陽入仕陽少與  
蘇秦六國時人戰國策王陽禹爲友陽入仕陽少與  
之彈冠待王之遂薦入仕禹爲友陽入仕陽少與  
太中大夫世稱王陽入仕禹爲友陽入仕陽少與  
君東海蘭陵人少與朱博爲友陽入仕禹爲友陽少與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二人並至二千石前漢人稱雷義仲  
公豫章人與汝南陳重爲友時郡守漢人膠趙歧字  
漆自謂堅不與雷與陳二爲友時郡守漢人膠趙歧字  
卿京兆長陵人仕郡爲功曹中郡守漢人膠趙歧字  
都尉岐爲功曹每侵之太衡遂收岐屬將託以重  
靈帝靈帝遷衡爲京兆太守衡收岐屬將託以重  
罪誅之岐亡走更姓至青州賣餅時北海孫嵩字  
賓石乘獨車遊於市中遙見岐呼至與語岐懼是衡親  
屬惶恐色變孫嵩因謂岐曰視岐之子非賣餅也見問

而色動子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石也闔門  
百口能令於君歧遂以實告之嵩於是載歧上車同歸  
嵩白母曰今得死友將歧上堂拜母訖然後置於覆壁  
中密自供給二年唐衡被誅諸唐悉皆破滅歧遂得出  
至洛陽朝廷舉歧詔拜太僕歧因說嵩行義嵩由是顯  
名仕至豫州刺史岐卒嵩爲行朋友之服焉後漢末時  
人事出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少與潁川荀彧未冠時  
魏書里客備爲卒或時出見嵩下州刺史而嵩家貧與  
新野里客備爲卒或時出見嵩下州刺史而嵩家貧與  
扇俱遊太學今子爲卒吾亦痛哉或命代嵩嵩以備夫  
不去其歲寒心若此嵩後三府華歆與管寧邴原爲友  
累請辭不赴後漢時人出語林華歆三人號爲一龍歆  
爲頭寧爲尾原爲足漢末遭亂原寧二人避地遼東歆  
爲豫章太守及魏氏代漢歆爲司徒讓位于寧辭不受  
于原原竟不往嵇康字叔夜譙國人康與東平呂安爲  
也卒出世說

贊曰

古人尙友

擇斯以仁

濟其患難

推以恩親

推惠貴普

博施惟均

分衣推食 託孤撫貧 愛同血屬

義等天倫 堂堂張也 尙媿斯人

友人篇第三十一

范式告其母曰我與巨卿爲友元伯爲友元伯病中  
後葬我語訖便死其夜巨卿夢元伯告曰吾已某日死  
某日葬子幸臨我巨卿遂著素衣乘白馬往赴之元伯  
靈柩至葬日家人舁之不動其母曰當有所待須臾遙  
見一人素衣乘白馬行哭而來執紼引柩葬畢而回後  
漢王濟字武子太原人與同郡孫子荆爲友武子病卒  
人作驢鳴乃發聲賓客皆笑子荆怒曰君平生好驢合爲  
君我武子死寶客又笑須臾之間或哭或笑焉吳祐  
吳祐字季英後漢陳留人太守冷宏召補文學見而異  
之擢舉孝廉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  
爲祐賃春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曰之間祐服客傭  
後爲州問國自免歸隱居不仕灌園蔬以爲業貢禹前  
王吉字子陽與貢禹彈冠言周瑜以舍孫策與之爲友  
其取舍同也彈冠入仕也

升堂拜母有無通  
共時人皆羨慕之

贊曰

同門曰朋

同志曰友

道以相傳

義以相授

戒夫鄙薄

取夫濃厚

玉尙琢磨

金資鑄鏤

經理誦說

文詞研究

性習相成

共期不朽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五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六

平陽王朋壽編

貞潔篇第三十二

圖

賢女篇第三十三

篇首圖

漆室女

漆室之女魯國人過時未嫁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非也我憂魯國君老

而太子幼也婦曰乃大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客舍子客馬逸踐子葵使子終齒不飽葵鄰女奔水兄追之逢水溺死使子終身无兄子聞河潤九里溼加三百步今魯國有患父子君臣被辱婦人可獨安何所避之

贊曰

賢婦懿恭

謹身執禮

孝養舅姑

調和妯娌

截髮待賓

斷機教子

酒食具供

非儀曷以

宗族稱揚

鄉閭贊美

彤管爲書

增光女史

女禍篇第三十四

驪姬史記晉世家驪姬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於曲沃上其胙祭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胙祭于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止之曰胙來遠胙中二日公還幸人上胙公欲饗之驪姬止之曰胙來遠胙中二日祭地墳與犬死與小臣小臣亦死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而代之況他人乎太子聞之奔新城公誅其傅杜原款或曰爲此藥驪姬也何不自明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或曰可奔太子誰內我遂自殺崔杼齊史崔杼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无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子成彊怒告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怒無人使彊殺无咎及偃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怒無人使彊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怒無人使彊崔氏殺成偃盡滅崔氏陳靈公陳世家靈公與大婦自殺崔杼无歸亦殺陳靈公夫孔率儀行父通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是泄治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戲殺泄治公弗禁遂殺泄治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似公徵舒怒罷酒伏弩射殺靈公二子奔楚徵舒夏姬子

也石崇晉石崇愛妾名綠珠善吹笛孫秀使人索之崇  
婢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選使者受命取珠崇勃然  
曰綠珠余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宜加  
三思崇固不然使者回報秀秀勸趙王倫殺崇崇正宴  
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爲汝得罪珠曰請先  
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樓下而死收崇詣東市歎曰奴唐  
韋利余財行刑者曰知財爲害何不早散之遂被誅  
明皇命婦公主不與抗臺省州縣請託奔走期會雖  
於詔敕兄國忠爲相領四餘使處決樞務自任不疑  
帝惑嗜慾不顧天下成敗安祿山反以國忠爲名帝幸  
蜀如子盤于馬嵬國忠成敗亂兵所  
殺爭噉其肉且盡諸子姊妹皆死

贊曰

世衰道微

重色輕德

政移寵嬖

禍生肘腋

始也專權

終於亡國

冶容誨淫

滅身殄族

麗華玉樹

綠珠金谷

以勵後人

戒之毋忽



醫藥篇第三十五

桑田巫

晉人也景公病召桑田巫問之答曰不得食新

如廟遂於廟中而死

扁鵲也初見齊桓公曰君有病不治無病公

不應後又見之曰公病

乃可治之公曰君有病不治無病公

之入以公求其功後又見公病

乃可治之公曰君有病不治無病公

曰初見公病在皮膚針灸所及再見公病

乃可治之公曰君有病不治無病公

所及今見公病入骨髓司命亦無所奈何後數日桓公

乃可治之公曰君有病不治無病公

崩盧醫秦人也晉悼公遇疾因使人至秦求醫秦遣盧

乃可治之公曰君有病不治無病公

醫至必傷我等一童子曰若居至悼公命視病醫曰病

乃可治之公曰君有病不治無病公

及湯藥不下其那我何明日醫至悼公命視病醫曰病

乃可治之公曰君有病不治無病公

在膏盲之上下針灸湯藥不及此病難治也悼公文摯

乃可治之公曰君有病不治無病公

曰此真良醫也遂厚禮遣之周靈王時人出史記文摯

乃可治之公曰君有病不治無病公

齊人也齊威王病發使召文摯無慮我當救之文摯怒

乃可治之公曰君有病不治無病公

是稽首不時來見王及來不履而登牀救之大怒使左

乃可治之公曰君有病不治無病公

右拖下殿令鑊煮之皇太后及太子叩頭請救王大怒遂

乃可治之公曰君有病不治無病公

赦鞏人出史記六董奉藥而死奉以州刺史杜變中毒

乃可治之公曰君有病不治無病公

口 中 須 臾 乃 甦 變 自 說 初 死 時 有 一 專 門 直 至 一 處 內  
變 於 土 窟 中 以 土 塞 之 俄 頃 聞 太 一 使 善 養 生 之 術 廣  
土 窟 杜 變 得 華 佗 字 元 化 沛 國 譙 郡 人 煩 滿 面 赤 不 食  
出 後 漢 人 作 曰 府 君 胃 中 有 蟲 欲 成 蓋 腥 物 所 爲 之 乃  
使 人 請 作 服 之 遂 吐 三 升 許 蟲 盡 頭 皆 赤 半 身 猶 是 乃  
作 湯 令 登 服 必 更 再 發 而 卒 魏 初 人 可 救 之 四 家 劉 歆  
論 醫 之 方 技 有 四 家 有 醫 經 家 郭 玉 後 漢 郭 玉 廣 漢 人  
有 方 術 家 有 房 中 家 有 神 仙 家 郭 玉 初 有 老 父 釣 於 涪 人  
水 因 號 涪 翁 著 針 經 脈 法 弟 子 程 高 尋 求 積 王 纂 異 苑  
年 翁 乃 授 之 玉 師 事 高 廟 門 下 夜 有 物 假 作 其 壻 來 元  
嘉 中 有 張 氏 女 宿 廣 陵 廟 門 下 夜 有 物 假 作 其 壻 來 元  
遂 自 是 昏 亂 如 狂 海 陵 王 纂 能 療 邪 鬼 召 之 纂 候 其 夜  
始 下 一 鉞 有 一 獺 從 郭 太 醫 後 漢 醫 丞 郭 玉 療 貴 人  
女 被 下 走 出 遂 愈 郭 太 醫 後 漢 醫 丞 郭 玉 療 貴 人  
有 四 難 爲 自 用 不 任 臣 一 難 將 身 不 驗 帝 問 其 故 對 曰 人  
難 骨 節 不 強 三 難 好 逸 惡 勞 四 難 帝 善 之 關 羽 蜀 志 關  
流 矢 所 中 每 陰 雨 所 中 臂 輒 痛 使 醫 療 之 醫 曰 刮 骨 去  
毒 然 後 可 時 羽 方 與 賓 客 飲 燕 使 治 之 醫 乃 剖 肉 見 骨  
去 其 毒 臂 可 時 羽 方 與 賓 客 飲 燕 使 治 之 醫 乃 剖 肉 見 骨  
色 不 變 飲 啖 談 笑 自 若 華 佗 脈 裏 瘡 癢 迎 使 治 作 以

繩繫一犬於馬後足馬牽犬犬困不能行因取郭玉廣  
斷腸向瘡口須臾有若蛇者從瘡口出而迷愈郭玉漢  
人後漢帝時爲侍郎爲人善別脈知人生死帝令童男  
衣女子之衣詐言其病使玉診脈曰此女雖言病據脈  
狀陽盛陰弱臣謂非女  
常善之遷玉五官郎將

贊曰

人命所繫

醫明藥良

部分清濁

經絡陰陽

色脈難素

砭艾明堂

望氣識證

隨宜處方

縱臻神聖

不治膏肓

凡百君子

務先自防

卜筮篇第三十六

東方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武帝時爲大中大夫時

在側乃曰

少讀周易請爲陛下射之於是布卦於地朔

善緣壁非是

守宮卽是蜥蜴帝善之賜朝帛二十疋時

有郭舍人曰

朔偶中請陛下更取一物合於盆下令朔

再射若中榜臣一百朔若不中賜臣正帛帝令取桑中  
寄生覆之令朔射之朔布卦說曰內爲輸乾外爲寄生  
益下爲襄戴帝大笑乃榜管輅三種物合安篋中命輅  
郭舍人復賜朔帛漢人榜輅三種物合安篋中命輅  
射之輅曰篋中者籍有十三種物一漳子智魏郡人  
名之唯以梳爲桃謂蠶爲蝎也魏時人漳子智善卜筮  
同郡人張本母遇重病乃命張本就智卜之布卦已謂  
本曰君速歸家至南門外放聲大哭待家中老小出盡  
卽己一人不出勿止張本如其言還家至門大哭家人  
聞聲驚怪大小出扶病母盡出其堂北間忽然崩本母  
病乃愈鄒忌戰國策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不相悅鄒  
晉時人鄒忌以告公孫開使人操十金於市詣卜  
者曰我田忌人也吾嘗三戰三勝威震天下欲舉大事  
亦吉否既而鄒忌使人捕卜者而戮其辭於王前田忌  
遂出孔子家語也夫子嘗自筮得賁而然孔子曰山下  
奔賁非子貢之家語也夫子嘗自筮得賁而然孔子曰山  
火賁也子貢之家語也夫子嘗自筮得賁而然孔子曰山  
正色也子貢之家語也夫子嘗自筮得賁而然孔子曰山  
曰无足者乘舟得鼎皆言无下足而來顏回掩口而笑  
來也子貢果來晉惠公左傳晉惠公在梁梁伯妻之梁  
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宦女焉邾  
故名男曰圍女曰姜及子圍西質於秦女爲宦女焉邾

文公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

遂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嘗至郭慇家確上鳩鳴輅謂恩

小口傷亦无所苦明日果有親知老翁攜狗饋恩命

酒兼射雞為饌逆之箭射著小女子脚舉家惶怖恩命

逐之行人先婦就輅卜曰君但只於路覓擔猪人乃

贊曰 卜以元龜 筮從著草 從違是占

吉凶隨兆 術既精研 應惟玄妙

有感必通 有祥必告 發乎誠心

合乎至道 過厓之期 德斯可造

占夢篇第三十七

黃帝少時夢乘龍上天晉侯與楚戰夢楚王在上文公

後即於帝位與晉侯在下文公懼之以問左右

左右對曰楚王在上而伏向下君王在下仰面江淹文字

于天將助矣君明日與楚戰楚必敗出左傳年又夢

通少夢一人授五色筆因而文章日新後十餘年又夢

還之自稱郭璞謂淹曰前者借君筆今可還矣淹夢中

退時人稱淹才盡矣帝堯少時夢天而龍踐位殷湯少

夢以手撥天而漢高祖後納薄姬姬乃夢龍繞其腹及

王後升帝位而漢高祖後納薄姬姬乃夢龍繞其腹及

生帝王即王濬為巴郡太守夢梁上懸三刀復益一刀

文帝也王濬為巴郡太守夢梁上懸三刀復益一刀

刀君當為益州刺史符融妻被入殺以告融融問曰君有

史後果然晉時人符融妻被入殺以告融融問曰君有

夢否書生日發日夜夢乘馬傍水行向北又向南一廂

溼一廂乾又見天上一日水離為中女又向北行

馬近水行馮字也又向南行走離為中女又向北行

北為坎坎為中男此是男女相姦之狀天上日水中日

上為坎坎為中男此是男女相姦之狀天上日水中日

邑有馮昌乎生日有乃收馮昌詰之云先與妻通本意

殺生馮昌乎生日有乃收馮昌詰之云先與妻通本意

妻昌乃伏罪丁固夢井中生桑以問趙直直曰桑者四

然蜀龔遂字少卿山陽昌邑人也昌邑王即漢武帝李

人龔遂字少卿山陽昌邑人也昌邑王即漢武帝李

頤說六

五

卽皇帝位而王无德信用讒黨王夢見青蠅矢積毀  
東西治王問龔遂曰詩云熒熒青蠅止于番愷悌君子  
无信讒言而左右議佞眾多陛下察之王不改楊雄子  
在位二十七日霍光廢之乃立宣帝出前漢  
雲蜀郡人漢武帝命雄作甘泉賦雄用情竭思夜夢五  
臧出外以手取之及覺氣委因病而死前漢人所論  
傅毅字武仲北海人漢明帝時爲侍郎明帝夢金人  
曰西方有聖人名曰佛此必其神乎居郭賀字喬卿廣  
數日西國有胡僧獻經象而至後漢書郭賀字喬卿廣  
蔡茂明帝時爲廣漢太守召賀爲主簿茂在郡夜夢見  
殿上有一穗禾茂取得中穗因又失之茂以問賀賀曰  
大殿者朝府之形象極位而有禾人臣上位取得中穗  
是司徒後漢程昱字仲德東郡濮陽人也少時事魏王曹  
爲司徒後漢程昱字仲德東郡濮陽人也少時事魏王曹  
人出後漢書程昱字仲德東郡濮陽人也少時事魏王曹  
說與操操曰卿終爲吾股肱心腹也操遂於立蔣濟字  
上安日爲昱因此名焉昱仕至兗州刺史魏志蔣濟字  
通楚郡平阿人也魏文帝時爲太尉濟有子亡經十年  
其妻夜夢見亡兒告之曰在地下屬泰山辛苦不可言  
今領軍府南有孫阿者太山府君欲爲錄事願母鬪孫  
阿使其得樂處其母驚覺涕泣告濟濟爲人剛強初不

信至明夜又夢兒還如前言復告濟濟召阿至乃述夢  
中囑阿曰諾如之言地與君方便經旬日阿病卒  
後數日其妻還夢見亡兒來曰某地下乃得周宣利樂  
孫阿太山錄事力也魏時人出列異傳  
安人善卜夢魏文帝夢磨錢文欲減而更明帝問宣曰  
陛下意有不平初除之而不得已心復止是時文宣曰  
欲害東阿王而遇太后帝又問宣曰朕昨夜當有暴死  
瓦墮地化為雙鴛鴦此何謂也宣曰朕初夢宮中何徵驗  
者言未已黃門奏宮人相殺帝曰朕初夢宮中何徵驗  
宣曰夢者意有所欲亦如夢焉帝曰朕初夢宮中何徵驗  
嵇康字叔夜黃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丈中爲人  
發露乞爲葬埋當厚報白骨長三尺遂收葬之夜  
至半復夢見長人來授廣陵散曲夢中受得及覺撫琴  
而作其聲甚妙都不遺忘高貴公時康爲中散趙直蜀  
大夫爲鍾會所譏司馬文王誅之事出異苑  
先主時巴郡蔣珍夢見馬文王誅之事出異苑  
趙直曰牛角及口公字血者一牛頭血湧花以問  
公後如其言羅含字君常襄陽人少時夢五色鳥入  
出蔣珍傳羅含及覺心中如吞物意謂之不吉叔母  
解之曰五色鳥者入口有文章兒後必列傳陶侃字  
章於是才藻日盛晉時仕至侍中出羅含列傳陶侃字



衡一丹陽人少時夢見身上生翼飛擲天門已過八重唯  
有爲太尉慕容垂既辭符主徑向薊城既已將發符主  
出異苑慕容垂恨遺兵在草藉伏而邀之慕容容垂  
在道夜夢孔子墓八墳已解又相連及覺甚惡之乃以語  
左右曰孔子名丘八字者亦是書高宗夢得說使  
也必底有伏兵待我垂於是傳說百工營求諸野乃審  
從他道而去乃得免難也  
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楚子玉爲瓊弁玉纓未  
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矣  
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界余賜之况瓊玉乎是  
致也子西諫弗聽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  
奠土也弗聽出曰令尹不勤其民實鄭文公有傳鄭文  
自敗也既敗王責之及連穀而死鄭文公左傳鄭文  
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  
媚之既而文公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幸而有子將不  
信敢徵蘭乎公曰諾聲伯左傳聲伯夢涉洹或有子將不  
生穆公名之曰蘭聲伯食之泣而爲瓊瑰盈懷從  
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瓊瑰盈懷從  
懷乎懼不敢占三年後占之曰無傷也言之曰莫卒吾  
曹人左傳哀公七年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  
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盪許之旦而求之曹

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  
陽卽位好田弋曹鄴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  
田弋之說曹伯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  
彊言霸說於曹伯使從之乃背晉而殺宋人伐之  
晉不救宋人豎牛左傳昭公四年穆子去及庚宗遇婦  
以曹伯歸人豎牛私爲食而宿焉夢天壓已弗勝願  
而見人黑而上儂深日豎牛食而宿焉夢天壓已弗勝願  
既立所宿庚宗婦人戲豎牛問其姓曰余子長矣召見之  
則所夢也問其名曰牛遂使爲豎牛使爲長矣召見之  
於正齋遇疾牛用譏殺其長子又譏其次子逐之疾急  
人饋之食豎牛曰夫子不欲見人秦繆公封禪書秦繆  
使寘食于豎牛弗進卒以餓死秦繆公封禪書秦繆  
不寤既寤乃言夢見上帝命我平晉孔子家語孔子  
亂史書而記之而後世皆曰繆公上天孔子家語孔子  
貢吾夢奠於兩楹之間吾其死矣於是負杖而歌曰秦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是年孔子卒秦  
文公卹禪書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於  
是作卹時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  
用三牲鄧通史記鄧通蜀郡人爲黃頭郎文帝夢欲  
見其衣後有穿覺而遂貴幸之唐明皇遺史唐明皇在  
自求之通乃夢所見遂貴幸之唐明皇遺史唐明皇在

家食未具寢於閣主人出見黃蛇食藤少頃蛇下入賀

明皇殿榻下遂不見及覺云適飢甚食藤花良美

知章唐賀知章事明皇為祕書監自號四明狂客晚節

里以宅為千秋觀表求官湖令狐策晉人夢立冰上與

為放生池詔賜鏡湖一曲冰下人語索統曰

太守田豹因策求張公徵女為婦仲春而成婚三十國

贊曰 心思所存 夢魂斯兆 嵩岳降靈

傅巖惟肖 丁固生松 魏顥結草

熊則珪璋 鳳斯文藻 扁謝膏肓

晉疑鹽腦 惟聖惟仁 與齡難老

異識篇第三十八

張華

字茂先范陽人也晉惠帝時為司空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積年能為幻化墓前有華表木亦知

未來之事此狐狸遂語華表曰視我之貌得見晉帝否  
華表曰視汝貌妙解無窮但張司空知度恐難牢籠子  
勿去非但喪子千金之質亦當誤老夫矣狐狸遂變作  
書生年十五六童顏總髮往見張華使人引進共坐  
飲酒談論百家采摭三皇五帝華無應聲屈伏華曰天  
下乃少有也若非鬼魅當是狐狸燕昭王墓前華表以  
應千年得一青木燒火照之可變矣華遂遣人往取華表  
空中得一青衣小兒將向京師去洛陽二十里變爲枯  
木燃之以照此書生便化爲老狸因殺之又有八寄  
陸機醉機訝甚異因餉張華華曰此龍肉也機時不信  
華曰以苦酒濯之當有異也便以酒濯之卽有五色之  
彩機乃問其鮮主鮮主答曰家有稻積發之得此一白魚  
魚長三尺乃作鮮所以奉獻時人皆伏張華曰此名海  
晉惠帝時有鳥墜地長一丈帝以問華華曰此名海  
鳧毛此毛落天下當崩七瓦解後惠帝崩懷帝立石勒  
作亂逼於洛陽懷帝南遷愍帝在長安陷於胡賊天下  
大亂皆如華龐儉字元約魏郡人年數歲遭亂相失儉  
之所言也  
頭老奴使主牛馬儉母在堂作樂奴在廚乃竊言曰堂  
上母是我妻也婢聞遂告儉母呼問其事由緣乃亂  
時相失符合夫妻抱頭而哭然後命新婦拜阿翁還復  
夫妻父子如初時人謂之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後漢

人出應劭 茂先 晉史張華字茂先嘗有人墮枯井中見  
風俗通 茂先 從旁一穴其人乃入穴行忘遠近或見  
宮室甚麗 庭院中多大小羊其髯止有大珠其人復塞翁  
出以問張華曰此地仙九館羊號癡龍其珠可食塞翁  
馬融傳塞翁失馬人皆弔之曰何詎不為福居久之  
其馬將駭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詎不為福家有子好  
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曰何詎不為福居數年胡夷大  
入寇丁壯皆控弦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  
父子得相保

贊曰

性同天賦

識則殊倫

見於未兆

察於未成

曼倩銅鳩

孔聖祥麟

萍浮楚水

劍躍平津

時危則隱

道泰求伸

夫惟明哲

永保其身

烈女篇第三十九

張茂妻

陸氏茂為吳郡太守被沈无初所害

陸氏傾家產率部曲為先以討无也尹虞二女

虞為始興太守討杜牧戰敗二女為牧所獲將妻之二女曰我二千石女終不為賊作婦並遇害終不易其志

也陝婦人不知姓氏居事叔姑甚謹其章逞母宋氏

儒素其父授以周官音義符堅敗禮樂修明乃就宋立

講堂置生一百二十人絳紗幔受業號宋宣文君世稱

韋氏符堅妻毛氏善騎射堅為姚萇所殺符張天錫美

宋母符氏並有寵天錫疾謂曰吾死後豈可為慕容

人閻氏辭氏並有寵天錫疾謂曰吾死後豈可為慕容

垂妻段氏字元如少而婉惠常謂妹曰我望不作凡人

為繼室偽范陽王德聘季如並如其言及垂立寶為太

子元如曰太子資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為仁明之主

處難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見其美垂曰汝欲扶我為

晉獻公平元如退告季如曰范陽王有非常氣度若燕

母安能保社稷遂自殺後皆如其言矣汝尚役段豐妻

慕容德女僞署平原公主年十四歲適豐被殺謂呂侍婢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遂縊而死呂纂妻楊氏有義烈夫為呂超所殺超將妻之其父告之

頌說六

嫁乎女乃  
自殺而死

贊曰 女行能全 終於貞烈 不爲柔存

寧蹈剛折 性馥芝蘭 志清冰雪

利不可回 勢不可媾 三從不違

四德罔缺 爲世楷模 標名史牒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六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七

平陽王朋壽編

文章篇第四十

劉蛻唐劉蛻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序云文冢者長安劉蛻復愚爲文不忍去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下工悲戚怨憤疾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噫不飲不咳不鳴呼十五年矣實得千八百十紙下於秦兆帝曰不吉卜於水不實得千八百十紙下於秦兆惟而問土協吾當既不爲吾用惟化爲百工之用木而問土協吾當既不爲吾用惟化爲百工之用含非珠玉斂無裙襦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正銘日文乎將利其子孫乎風唐求唐貯以求喜吟詠檢於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風唐求唐貯以求喜吟詠檢於江中曰苟不沈沒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遂投之孫綽梳至新渠有識者曰此唐人詩飄收詩遂傳之孫綽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辭



聲也策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劉安王安著鴻烈二  
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大明禮教自左思晉左思  
士篇鴻者大也烈者明也言大明禮教自左思字太冲  
云字鴻皆挾風霜楊子雲以爲又出一人思字太冲  
少博學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載訪臨邛事遂構  
思十年瀋溷皆著紙筆偶得一句便書記之後徵爲祕  
書郎梁鴻後漢梁鴻字伯鸞賢而鄭虔唐書鄭虔坐私撰  
師立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更爲置廣文館以  
度爲博士度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  
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張華晉書阮  
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言張華籍見張  
華鶴鵠賦稱歎曰梁竦後漢梁竦徂南土歷江湖悼子  
此王佐之才也梁竦胥屈原以非辜死乃作悼騷賦  
繫于石沈江中顯張衡後漢張衡字平子嘗思圖身之  
宗愛其才詔還鄉張衡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  
作思立賦以裴廷裕裴廷裕文書敏捷人號爲難明乃  
宣寄情志以裴廷裕裴廷裕文書敏捷人號爲難明乃  
廷裕行止泊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陽上曰頗知  
其人構思甚敏泊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陽上曰頗知  
應聲謂曰卿便是上荀卿楚人也春申君黃歇非帛成  
水船泊深有慚色荀卿楚人也春申君黃歇非帛成

文章非日非月天下先匹夫隆漢武帝愛李夫人  
之卽爲聖諸侯隆之定四方雁南歸蘭有芳兮揚素  
日秋風起兮不可依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  
菲思佳人兮發棹歌劉向子政高祖從父兄楚王  
波簫鼓鳴兮哀情多劉向子政高祖從父兄楚王  
歡樂盡兮哀情多劉向子政高祖從父兄楚王  
日嘉以正器嶠若山貫太華承以漢成帝作動鑪  
玉盤云辭多不錄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  
詩曰新織齊紉素潔白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  
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  
棄捐匱中絕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少子建安  
恩情中道絕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少子建安  
遊各命爲詩子建年十二援筆成其詞曰從明君之  
遊登層臺以娛情太極卽廣望關西遙洛成云詞多  
不錄後兄文帝心忌子建欲害之乃命七步成詩不  
成必當加刑子建應命泣曰煮豆燃豆其生相煎何  
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默而不言宋玉楚人也王遊於  
蘭臺之上王謂左右曰能爲大言賦者乎大言賦曰  
壯士類兮絕天維北斗恢兮太山移宋玉曰方地爲  
圓天爲蓋鸞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王李陵西成紀  
曰善賜玉上卿六國時人出宋玉集李陵西成紀人

也祖父廣文帝時代郡雲中太守陵以名家子武帝  
時以大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後轉爲監領步騎五  
千北討匈奴陵眾寡不敵遂降匈奴使武封爲左效王  
陸未得還國蘇武先在匈奴囚之使武牧羊及陵  
至武得還國蘇武先言詩十六首其詞曰二鳥俱北  
飛一鳥獨南翔我獨留斯館子今還故鄉一別秦與胡  
會見誰何殃幸子當努力言笑莫司馬相如字長卿蜀  
相忘前漢人出臨川王之中莫司馬相如字長卿蜀  
也少與鄒陽牧羊客遊於梁孝王以賓禮待之相如作  
子虛賦後鄉人楊得意爲漢武帝省監夜誦子虛賦帝  
聞之歎美曰恨不得見此人得意曰臣邑人也帝令  
召相如相如至帝與言奇之相如乃作上林賦是也  
帝善之拜相如爲武騎常侍遷中郎將今上林賦是也  
武帝陳皇后失寵處在長門陳后聞相如才購百金乃  
命作長門賦以風帝其辭曰夜恍惚而夢想若王金之  
在傍云賦以風帝其辭曰夜恍惚而夢想若王金之  
相如死後帝遣人至家中收書曹大家姓班名昭字惠  
唯得封禪一卷餘無書出前漢曹大家姓班名昭字惠  
曹世叔之妻生子穀世叔早棄子復沒年十九寡居  
作女誠八篇其詞曰生男如狼猶恐如虎生女如鼠猶  
恐如虎清閨中節潔齋酒食以待賓客婦德也浣濯衣  
裳整頓邊幅婦功也詞多不載漢明帝與馬后召之入

後官從大家受孝經論語詩易等尊杜篤字季雅京兆  
而不名號即大家後漢時人出集林杜陵人也坐  
事繫獄光武時爲大司馬帝使諸文士作諫文季雅  
于獄中作之諫文最高帝乃賜帛免刑事出後漢陳  
琳字孔璋廣陵人也善爲檄文漢獻帝時曹操乘政南  
檄遂差公曰愈我疾阮瑀字文瑜陳留尉氏人也事魏  
也賜琳練帛出魏志瑀主曹公韓遂之隴右曹公因  
出行令瑀馬上作書與韓遂瑀具草卽成乃庾闡字仲  
呈曹公索筆欲改無下筆之處出魏志乃庾闡字仲  
川人也作陽都賦未成去妻後更娶謝氏使於午夜以  
燃燈於瓮中仲初思至速火來卽爲出鐙因此賦成流  
於後世宋淮南王常朝武帝令作離騷旦受詔食時便  
時人也淮南王常朝武帝令作離騷旦受詔食時便  
上又著中篇八卷  
言神仙黃老之術

贊曰 文章貫道 琢磨乃成 日星雲漢

煥然彰明 詩傳雅頌 書歌載賡

褒揚休功 紀述太平 繡紋霞綺

玉價金聲 播之千古 騰耀飛英

感應篇第四十一

符堅載記符堅升平元年僭位號大秦王五年鳳皇  
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筆須臾有一大蒼蠅入自牖  
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市人相告曰  
宮中將大赦有司以聞堅駭謂融曰禁中无耳屬之  
理事何從泄於是出外使窮推之咸言有一青衣小兒  
大呼於市曰宮令放赦忽不見堅悟曰黎景逸唐貞觀  
其昔者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已惡之黎景逸中黎景  
逸居空山飼一鵲甚馴熟景逸被誣下獄有鵲於氣  
樓中下視景逸喜噪似語有赦官詰其日又似語三日  
當至已而果然景逸清脫後有人云赦前孫叔敖楚孫  
路逢一衣素衿人云有赦乃知鵲也孫叔敖叔敖  
爲兒時出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  
敖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兒出而見之懼死耳其母曰蛇  
今何在叔敖曰恐他人復見之兒殺而埋之懼死耳其母曰  
吾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汝不死矣後爲楚相國曰燕  
丹春秋後語燕太子陽報汝不死矣後爲楚相國曰燕  
兵虜燕丹入秦拘留久之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

生角放汝歸太子丹至館舍仰而歎烏頭文公晉文公  
白蛇當道以爲不祥退而修德恭謹自責放罪人布恩  
大蛇當道以爲不祥退而修德恭謹自責放罪人布恩  
惠未經旬日左右夢天使殺蛇責之曰汝何故當明君  
之路乎遂使人視之果死夷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各  
文公曰禍不及福信有之然夷齊讓其國而來仕周  
武王伐紂夷齊諫不從遂去隱於首陽山不食周粟  
薇而食紂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  
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食薇經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得  
數日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  
子遂夏禹爲舜司空代父治水有功賜玄珪以告成  
餓死夏禹爲舜司空代父治水有功賜玄珪以告成  
姓龍何爲也及拔劍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譏之乃  
斬之龍掉尾而去鄒衍仰天而歎夏五月天爲降  
霜杞梁齊人也齊莊公襲莒杞梁戰而死其妻孟姜向  
也杞梁齊人也齊莊公襲莒杞梁戰而死其妻孟姜向  
死其妻崩田眞資財物並分訖唯庭前有遂欲分樹家  
哭而城崩田眞資財物並分訖唯庭前有遂欲分樹家  
宿忽枯死兄弟相泣謂曰樹而歐默黃帝時人也有  
如此何況人乎遂不謂曰漢人歐默黃帝時人也有  
三女各嫁諸侯若來可以語之及默將死而三女奔赴  
中吾死後三女若來可以語之及默將死而三女奔赴

問父左右曰五曜安在曰投南海矣女俱往號朱亥大  
 哭其珠爲之浮出女等取之而歸出閔像傳無忌無忌  
 人也隱於屠肆是時秦王遣使召魏公子無忌曰市屠肆  
 肯行募求堪使報秦王夷門監侯嬴謂無忌曰喜乃乘  
 車至市就屠中訪亥同載而歸無忌令亥奉璧往謝秦  
 王王大怒置亥於虎圈中使虎食之亥大怒髮土衝冠  
 張目叱之羣虎見之伏不敢動秦王大驚遂遣之秦  
 王卽始皇也時六國競與魏公子無忌爲信王業春陳  
 陵君令五國之兵攻秦獲秦五城出太史傳遠鄉忽有  
 留雍正人也漢和帝時爲荊州刺史卒喪遠鄉忽有  
 白虎一頭宿其側入境內而迴荊州民嘗立碑號曰荆  
 州白虎王君陳留舊傳於此曹娥會稽上虞人也父漢  
 後漢人出陳留舊傳於此曹娥會稽上虞人也父漢  
 不獲其屍女乃沿江而哭七日七夜其聲不絕亦投江  
 而死後三日其女抱父屍俱出家人乃收葬之郡太守爲  
 立碑於江上後漢荀倫郡治甄倫弟爲東陽太守是  
 人出會稽典錄荀倫郡治甄倫弟爲東陽太守是  
 乘凍躡虛沒命求屍不得倫乃修城倫弟爲東陽太守是  
 牒河伯一宿其屍抱牒而出也王平楚州盱眙人也  
 塲值天大旱井泉昏竭平乃一身十里輦水孝感上天  
 天忽霧起須臾之間於竈邊水泉湧出便足俱用上時

人出宋吳文章陳留人遭亂世兄伯武相失二十餘年  
書也吳文章怒欲報之心相中倒槍手不能舉自怪臨江  
歐文章乃是兄伯武也漢時人出應劭風俗通怪臨江  
而問之乃榮景帝之長子也初立爲太子後廢爲臨  
王閔王名榮漢景帝之長子也初立爲太子後廢爲臨  
江王更立東膠王傲爲太子太子即武帝也閔王至  
國二年坐假賈地被放還京臨發車轉折江陵父老泣  
曰車轉折吾主不反也到長安廷尉所王恐自殺葬於  
藍田有鵲數萬枚銜土置冢上百姓見而憐  
之藍田在長安東四十里前漢人出漢書

贊曰

神道至隱

感而遂通

順則福應

逆斯禍鍾

善言出口

千里初同

凶德萌心

一家相攻

事親思孝

入仕思忠

竝看獲報

餘慶无窮

### 報恩篇第四十二

知瑩

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瑩楚人許之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



日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誠執事不以  
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  
二國求紓其民而釋纍囚以報我好二國有德不與  
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無怨無德不  
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曰以宗職及於戰事帥偏  
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免之使嗣宗職及於戰事帥偏  
以遇執事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  
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晉文公  
晉文公圍曹入曹數之以不用釐負羈而用美女乘軒  
者三百人令軍士毋入釐負羈之家以報其盤飧寘璧  
之蘇秦史記蘇秦相六國過雒陽散金賜親友初秦之  
德蘇秦燕貨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  
所嘗見德者莫孟嘗君二史記孟嘗君舍人魏子收邑入  
不百倍酬之莫孟嘗君二史記孟嘗君舍人魏子收邑入  
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君怒而退魏子問之曰有賢者  
孟嘗君於齊潛王言孟嘗君不嘗君將爲亂孟嘗君居  
粟賢者上書言孟嘗君不嘗君將爲亂孟嘗君居數年  
宮門以明之潛王驚而踪跡驗問果無反謀乃復召孟  
嘗門以明之潛王驚而踪跡驗問果無反謀乃復召孟  
君讓頭爲飲器讓乃變姓名入宮塗廁中懷匕首以  
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拽獲而赦之宮塗廁中懷匕首以  
炭成啞使形狀不可知候襄子出伏劍橋下襄子至橋

馬驚曰必是豫讓搜得數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  
之不報何報我之深也讓曰范中行以眾人遇我故以  
眾人報之習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因請襄子  
衣挾劍三躍而擊之曰可以地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  
死靈輒乃傾壺殮以哺之曰君何人也餓人曰我是齊  
人姓靈名輒遊學三年今欲歸去糧食乏盡不能前進  
盾更遺之食遂得歸爲晉靈公守門者盾以直諫靈公  
公欲殺盾乘車公先令人脫車輪乃呼樊蔽盾盾車  
无輪靈輒乃扶車輪而行盾既免難問之輒曰我便是  
昔日桑下魏顆晉大夫魏武子之子武子有愛妾武子  
餓人也魏顆初患疾敕顆曰吾死之後可葬之武子死  
疾重又曰吾死之後可以殺此妾殉葬秦將杜回陣欲  
從父始言以嫁此妾後顆爲將與秦戰秦將杜回陣欲  
相見一老人在陣前後顆爲將與秦戰秦將杜回陣欲  
一老人語課曰我是汝嫁妾之父故結草相報也  
隋侯姓祝字元陽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血出隋  
銜珠來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回到蛇處乃見此蛇  
宿忽夢中腳踢一蛇便驚起乃見雙珠在足前矣漢  
武帝有鉤因爲脫而放之帝後遊昆明池此魚乃銜珠

而報伍員字子胥楚平王誅其父兄捕求子胥乃急  
之浣衣子胥往投乞食女子問其由子胥以實告之女子  
因饋飯一盤食之訖胥囑女子曰慎勿洩前言遂辭而  
去可閩使數步回顧見女子投水而死及胥往吳爲相吳  
王閩使胥將孫武等伐楚大破之楚昭王奔陳胥慕  
求女子家欲報之百金不知其處遂投金於水中而去  
吳軍去後女子母行泣來至水中取金而去周景王時  
史記見翟母投大梁人漢高祖與項羽戰軍大敗高祖  
其難後項羽滅高祖定天下乃封翟母於鄉以報  
其恩今陳留封正城是前漢初人出陳留風俗記蒯參  
出見一鵠被箭瘡大困遂將歸餉養至瘡愈糜竺字子  
乃放鵠飛去後鵠雌雄各銜珠以報參也糜竺貢東  
海駒山人也曾從母車路歸去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  
人請竺寄載之竺合上車行十里婦人辭竺曰我是人  
使遣我往燒東海麋家感君見載無以相報竺因愁請  
之曰東海麋家感君見載無以相報竺曰我是人  
違之然君但急行我當緩來明日燒茅茨而巳漢末  
是疾達家悉出資產至日中火起唯燒茅茨而已漢末  
蜀郡出搜神記秦穆公失其駿馬後至岐山行見五

吾聞食駁馬肉無酒必死公遂賜之以酒後秦與晉戰  
忽有五人從惠公而來穆公怪問之曰是昔時盜馬之美  
人春秋楚莊王與羣臣夜飲中宵燭滅坐內有引王美  
時人春楚莊王與羣臣夜飲中宵燭滅坐內有引王美  
斷得其纓王曰飲人以醉何以責之禮悉令在坐大  
臣各斷其纓然後上燭楚王後與晉戰兵圍王數重楚  
王大懼軍中乃有一人登鋒陷堅大破晉軍楚王怪  
之而問對曰臣是絕纓之士也以報王恩出韓子怪楊  
寶疇為農華陰人也年七歲行於華陰山中見一黃雀被  
花飼之經十餘日瘡愈且飛去暮宿於箱中忽一采黃  
化為黃衣兒持玉環二雙與寶謂曰君好掌此環子朝  
當累世三公報訖而去莫知所在寶震漢明帝時孫朝  
為太尉震生秉漢和帝時太尉秉生震漢明帝時孫朝  
為司空賜生彪彪曄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與漢光  
漢獻帝時為司徒曄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與漢光  
新治縣獄曄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與漢光武微時曾  
光武登位拜曄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與漢光武微時曾  
曄再拜而後孫鍾為吳郡富春人也孫武之後鍾何如  
漢人出漢書後孫鍾為吳郡富春人也孫武之後鍾何如  
遂引三人入草菴設飯摘瓜以食之三人食訖謂鍾曰  
蒙君厚恩無報也請視君葬地遂將之上山謂曰欲得

世等是司命君下山百步勿返顧鍾行三十步回首見  
三人化作白鶴飛去鍾於地葬父母冢上常有紫氣  
屬天漫延於地父老日孫氏與鍾生堅字文臺江東  
帝爲破虜將軍長沙太守堅後都武昌權未據江東  
建立爲吳天子揚州號建業後武帝封爲歸命侯果四  
林生皓爲晉所伐皓降晉武帝封爲歸命侯果四  
世天子爲王孫權號太皇亮被廢休爲景皇帝皓爲後  
主皇帝繼六十八年事楊公字雍伯洛陽人少時賣  
出宋臨川王幽明錄中頭致義漿終三年忽存人於終  
山飲訖出懷中石子與之謂伯曰種此石當得玉君必  
富又得婦語訖而去伯如其言經二年伯往所種地  
看地中有玉生子致平徐氏有好女未嫁伯試求之徐  
氏笑曰但得玉一雙與徐氏大驚遂以女出漢書毛寶  
美玉一雙與徐氏大驚遂以女出漢書毛寶  
陳留平正人也晉咸康中寶行江邊見人釣得一白龜  
寶贖而放之於江中後十年寶守鎮郟城與石虎交戰  
寶敗走投水脚如踞著石漸漸至岸寶回  
顧之乃是昔日放之白龜乘報賣之恩也

贊曰

受恩思報

本自仁賢

窮達反復

廢興變遷 恩則當報

下關

報怨篇第四十三

嗜酒篇第四十四

蕭琛南史蕭琛字彥瑜蘭陵人思話之從孫常自言少

書不衰常忽自解竈陳暄南史陳暄回山人學不師受

事畢餘餒陶然復飲陳暄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

歷王公門沈湎譎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

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略曰吾既寂

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求動於卿相若不

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

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陳立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神

生水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曰陳故酒徒陳君之神

醒與吾同日而醉平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

營糟正吾將老焉爾鄭虔唐鄭虔高才曠達性嗜酒而

無多言非爾所及也鄭虔貧不能致故杜子美贈之

詩云醉別騎馬歸顛遭官長罵張翰世說張翰字季鷹

又云賴有蘇司業時與酒錢張翰常云使我有身後

名一不如卽王孝伯世說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李

適之唐李適之好賓客爲參知政事爲李林甫陰中罷

今朝幾趙襄子晉趙襄子飲酒七日七夜不醉自矜以

箇來君勉之則及矣趙襄畢茂世名卓嘗謂人曰右手

不醉而自歎曰幾亡乎

拍浮酒池中便足李太白唐李白嗜酒孟左手持蟹螯

了大醉中使以冷水楊雄好酒不離口反楚莊王

沃之稍醒一揮而就酒子反飲之醉明日又戰莊王

反爲將時有穀陽登酒之飲之醉明反又戰莊王

召子反謀怪其醉遂殺之君子曰非惡子反所謂小惠

是大惠之陶潛字淵明性好山水常以酒適情人有往

賊見左傳陶潛字淵明性好山水常以酒適情人有往

琴葛藤爲絃乃撫弄人問之答曰但取琴中意何須絃

籬之下而釀酒太守王弘多令種黍九月九日采菊於東

九日著白衣攜酒而訪焉鄭玄司農不就乃歸鄉里司

隸校尉袁紹祖於洛陽城東釀酒也馬融字季長扶風茂

三百斛玄飲之不醉時更溫雅也

飲酒一石後漢懷帝時人出桓譚新論至劉表諸子好酒  
南郡太守三品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陳遵字孟  
官爵有辭者輒以針刺其面驗之漢人陳遵字孟  
兆人王莽時為河東太守會賓客飲之將酣恐客逃  
席輒令人將客車籍投井中欲去而不得前行也管  
輅字公明平原人年十四飲二斗而醉琅邪太守君召  
儒生春請之召輅相見欲論經史輅謂子春曰府君召  
春悅使人酌三斗與輅飲盡於是飲三斗然後論說引  
經籍發童對答如流時人出魏志鄭泉曰文淵陳留人每  
號為神童魏時人出魏志鄭泉曰文淵陳留人每數之  
中以甘餽置兩頭加以魏志鄭泉曰文淵陳留人每數之  
日殞我於陶家之側百年後化為鹿見水為酒誠獲  
心矣吳主孫權時為阮籍字嗣而陳留尉氏人飲酒至  
大矣吳主孫權時為阮籍字嗣而陳留尉氏人飲酒至  
人推之頓止吳書即輒飲大劉伶字伯倫身居酒上也  
醉官至東平太守魏末致酒五斗并脯羞之類醒復飲  
妻責之伶謂妻曰卿可致酒五斗并脯羞之類醒復飲  
而斷之妻信之遂設酒肉致於夫前伶曰天生劉伶當  
以酒為名一飲於復飲頽然而醉語林山簡內字季倫  
言慎不可聽於是復飲頽然而醉語林山簡內字季倫



徒薄之子為荊州牧時每出酣醉時人為之歌曰山公  
往何處來詣高陽池日久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杖頭能  
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阮宣字宣子陳留人常杖頭挂  
謝葛強何如并州兒百錢至酒肆獨酣醉而歸  
雖當世貴盛不肯舉卓字茂世東平人晉為吏部郎中  
詣之晉人出世說畢卓常飲酒廢職比舍釀酒熟卓因  
醉夜至食閒盜飲為掌酒者  
所縛明日示之乃畢吏部也

贊曰 禹惡旨酒 著于聖經 麴蘖有毒

沈酣是懲 耽夫恣淫 害于康寧

忘親阮籍 輕死劉伶 陶侃限約

屈原獨醒 存忠思孝 千古儀刑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七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八

平陽王朋壽編

別味篇第四十五

神農淮南子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皮時多疾病  
 下嘗百草之神農乃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所宜燥溼高  
 令民知所避就一日遇七十毒荀勗晉荀勗字公曹潁  
 進飲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未之信師曠晉平  
 帝遣人問膳夫乃云竇用故車腳皆服其知師曠公時  
 人為大夫公食以間曠曠曰此勞薪為易牙齊桓公大  
 襄公問宰人宰人曰用故車腳為薪耳易牙夫也淄澠  
 二水為食牙亦知二水之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子也為  
 味桓公不信數試如驗也符朗青州刺史食鵝知其毛  
 色後晉伐青州朗降於晉朗既至楊都時會稽王司馬  
 道具設江左珍羞與朗坐客高會因問朗曰關中美味  
 孰若此朗曰但怪此味生鹹耳

贊曰 草木臭味 紛然萬殊 錯雜閒處

孰能分區 神農至聖 生民是虞

辨其良苦 較彼錙銖 以利於病

捐病保軀 易牙符朗 或期繼諸

豪富篇第四十六

郭況 王于年拾遺郭況光武皇后之弟累金數億家僮  
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銀之聲多也臺榭懸朗  
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視之如月語曰洛陽多錢  
郭氏室夜月晝星富无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  
京謂郭家瓊廚金穴况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  
不干世事爲一 范蠡 術者萬人以四海難得之貨充盈  
時之智者也 范蠡 術者萬人以四海難得之貨充盈  
於越都爲器銅鐵積如山皋或藏之 王元寶 唐王元  
井謂之寶井富盛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王元寶 寶極富  
而錦纏頭耳立宗一日問元寶曰聞卿多絹比朕南山  
費不學嘗大會賓客或謂曰昨日必多佳客元寶曰但  
之木孰多元寶曰若每樹挂一 甘寧 性奢侈以錦綵  
練則陛下之木有盡臣給无窮 甘寧 性奢侈以錦綵

舟去則棄之孫權曰曹公有周筆嘖嘖者貧而好道  
張遼孤有與霸足天帝過而憐之敝外有所賜與司錄  
夫婦夜耕因臥夢天不過此唯錄道經彭澤歐明從  
案籍曰此生請與之天公歐明客道忽見湖中有大道  
今車自是遂富累千萬元歐明錄道經彭澤歐明從  
日善自是遂富累千萬元歐明錄道經彭澤歐明從  
寶投湖中云以爲禮千萬元歐明錄道經彭澤歐明從  
上多風塵有數乘車馬來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  
與遙見有府舍門下吏卒甚怖洪君使要須感  
君前有禮故要君必厚遣然勿取但求如願耳明既  
見青洪君問所須曰欲明歸所願於呼如願耳明既  
明去如願者青洪君須曰欲明歸所願於呼如願耳明既  
梁冀字伯車安定人後漢桓帝時爲大將軍冀女爲皇  
入府庫遂減半租稅崇字季倫及誅冀斂資貨  
潤及天下百姓也石崇字季倫及誅冀斂資貨  
終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崇曰此兒富貴他苞之也晉惠  
荆州刺史略遠使商賈富不貲有別館在洛陽金谷一  
名梓澤後得財與潘岳事賈謐廣成君每出崇車路  
崇望塵而拜帝身積室宏麗後房數百侍女皆曳  
執繡與晉惠帝愷及羊琇以奢靡相尚愷以錦步障  
金崇以蠟代薪愷以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以錦步障

貞記

二

布五十里愷以赤石脂塗屋崇以椒塗之帝助愷珊瑚  
 樹高三尺愷示崇崇以鐵鞭擊碎愷怒崇命取珊瑚  
 高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眾矣惠帝知富无以誇  
 有外國進火浣布天下更无帝乃為私服幸崇家崇有  
 家人之輩五十人皆衣以絨素並以香囊錦袋盛香崇  
 屋內置侍婢十人衣以絨素並以香囊錦袋盛香崇  
 會賓客有侍中劉寔見廁內燥爛快出謂崇曰誤入公  
 室矣崇曰廁也寔更往見廁內燥爛快出謂崇曰誤入公  
 作小豆粥咄嗟立辦冬得韭齋愷出遊爭入洛陽崇  
 牛如飛愷絕不及愷貨崇帳下問所以云預作熟豆客  
 來作白粥投之韭根雜麥苗耳牛奔如飛由馭者逐之  
 遣從此遂爭長焉及賈謚誅免崇官時趙王倫與崇甥  
 歐陽建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且豔又善吹笛孫秀  
 使人求之崇處金谷別館方登樂臺使者告崇怒曰綠  
 出侍女所愛不可得也孫秀怒勸倫誅崇崇曰綠珠  
 是我之所愛不可得也孫秀怒勸倫誅崇崇曰綠珠  
 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為爾得罪矣綠珠曰當效死  
 于君前遂自投樓下而死及車載崇于東市歎曰奴輩  
 利吾家財使者曰知財為害何不早散遂被害崇家稻  
 禾在地化為蝶人以為族滅之應水磴三十餘所蒼頭  
 奴八百人珍寶田地宅莫究其數崇乃與播岳同日斬  
 于市岳謂崇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崇曰殺士滿溝

壑餘塵來及羊琇字雅舒太山人晉時爲散騎侍郎家  
人出晉書貴瑋作獸炭尹吉甫周之上卿也家大富食  
時洛陽炭貴瑋作獸炭尹吉甫周之上卿也家大富食  
然之崇因見而效之既食訖失三十人乃卓王孫蜀郡  
錢作粥鳴聞聲數里既食訖失三十人乃卓王孫蜀郡  
覺之見在鑊中斫取焦粥事出周書卓王孫蜀郡  
累千金前漢武帝令王吉與司馬相如交相如每稱疾  
不見王孫曰聞今有重客遂設酒請往請相如并王吉  
吉先至未敢嘗須臾相如至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喪夫  
在舍王孫座多豪客請進琴於相如相如撫琴音調文  
君文君於是聽之其夜遂奔相如資巨萬陽令家  
以車馬奴婢事出漢書司馬相如傳郭珍資巨萬陽令家  
與客飲侍婢數百人裸其形使之進酒此何曾陳郡人  
卽服紵精止之戲也後漢人言無下筋處蒸餅不圻  
晉時爲司隸校尉日食萬錢猶言無下筋處蒸餅不圻  
十字不食有二子遵郡卒太僕卿有下子嵩綏機羨不圻  
爲侍中庶子一日之供以寡婦清漢書蜀寡婦清其先  
錢一萬爲限綏官至侍中寡婦清得丹穴以擅其利遂  
巨富能以王戎算金玉恆如不足世以此譏之  
身衛財

贊曰

富贍於財

常人所欲

得之以道

斯爲厚福 賢者處之 施惠是勛

愚夫靳之 適招禍辱 盈溢筐箱

貯儲金玉 兼濟以仁 庶無傾覆

貧窶篇第四十七

羅友曰世說羅友貧乞祿於桓溫曰昨中路見一鬼揶揄  
憐之以友爲劉伯龍南史劉伯龍貧窶嘗召子弟欲營  
襄陽太守劉伯龍什百之利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  
伯龍歎曰貧乃榮啟期孔子見宋人榮啟期年老體無  
爲鬼所笑遂止榮啟期完衣而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  
生何樂對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得爲  
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吾二樂也命  
有天殤吾既老矣是吾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  
終吾處常待終又何憂焉孔子曰先生能自寬者也  
張儀史記張儀說於諸侯走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咸  
乃釋之儀歸其婦嘻曰不說諸侯安得此辱原憲孔子  
儀曰汝視吾舌在否妻笑曰在耳儀曰足矣原憲弟子

傳原憲在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  
過謝原憲憲捉斂衣冠貌有饑色出見子貢子貢曰先  
生病邪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  
憲貧也非病也子貢大慙不憚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  
周擘周時人極貧夫二人常在田野夜鋤天帝憐之  
富也今來張車子錢數萬其人未生甚閒且借之可乎  
天帝曰善司張車子錢數萬其人未生甚閒且借之可乎  
十餘年忽有一婦人寄宿於車坊因產一子擘見之問  
其夫主姓婦人答曰夫姓張此子容陳留人時俗七月  
擘意甚惡之因此之後阮咸字仲容陳留人時俗七月  
家道日衰還復如故乃脫犢鼻布視以裳咸宗族於庭  
羅列衣物咸貧无物故脫犢鼻布視以裳咸宗族於庭  
竹竿頭挂之貧人問其故答曰未嘗能免俗范丹字史雲陳  
郡尹包為友俱貧每出傳一單馬相如成字長卿蜀郡  
衣包年長先走迴即脫與丹也司馬相如成字長卿蜀郡  
卓王孫女文君所奔遂為夫妻相如家貧遂與臨邛沽  
酒常灑婦身著犢鼻褌於市中使文君當壚而坐卓氏  
之族謂王孫曰相如雖貧當有大才必不為長賤者而  
王孫遂減半財與相如仕漢官至中郎將出前漢書而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後漢時為司徒使鮑石  
良因遣通書送良家良居三公之位



而家甚貧及司徒使至東海往詣良家見良妻身著布裙從田與柴而歸使不識之謂曰我司徒使故來通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孫晨郡功曹冬日无被唯有藜草也使大驚出漢書是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後漢時爲一束夜臥其中曉卽衣之魏文帝時爲尙書清貧妻不免飢寒織荆顏子一簞食云云

贊曰 士有志節 安於清貧 不爲苟得

仁義是親 鹿裘帶索 金魚甌塵

桑樞貧牖 灌園負薪 守死善道

不妄求伸 飲水啜菽 以樂天真

貧達篇第四十八

子路家語仲由字子路魯人孔子弟子孔子稱之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嘗自負米以養親食藜藿以充腸後游楚國司馬相如前漢司馬相如字遂爲楚上卿食祿萬鍾矣

能文章揚得意直宿夜誦相如所爲子虛賦武帝聞之  
曰朕恨不與此人同時得意奏曰臣故命司馬相如之  
所部使者太守郊迎縣令尉負弩前驅時人榮之太公  
姓姜字子牙東海人年十八娶馬氏爲妻太公但讀書  
不事產業甚貧妻馬氏見其如此求去太公避之隱市  
賣柴值天大涼改販麪又值大風起遂屠牛又值天大  
熱凡往不遇遂改向渭水釣魚年八十值周文王出獵  
文王問曰君既年老有妻子而獨在此釣魚公曰不憂  
年公無子唯憂天下無主文王曰紂有文王知賢與  
載而歸以師事之文王崩武王伐紂定天下封太公爲  
齊侯太公適於路見婦人嘸泣公怪而問之婦人曰  
妾聞姜子牙封侯故追悔而泣太公問曰前夫是誰婦人曰  
曰姓姜字子牙公曰我地令婦人收水唯得少泥公乃作  
詩以語之曰兩目知人意雙眉又解愁若言離更韓信  
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豕韓信  
淮陰人也少時至貧曾於市中盜賣食糞被其主捉得  
苦辱之令信從跨下往過而後歸頂羽不能信歸於  
漢因蕭何用之爲大將軍漢定天下封信爲楚王信取  
賣食者則其兩足初信乞食漂母與之食信既爲楚

王漂母報樊噲沛人也家貧以屠爲業從漢高祖  
以百金卽位封噲祖與項羽鴻門之會時賴噲身得免  
難高祖卽位前漢公孫弘四十始學春秋武帝詔天  
爲武陽侯出前漢士淄川一郡解上弘到長安對策  
下舉賢良文學之士淄川一郡解上弘到長安對策  
第一武帝善之拜爲中郎遷御史大夫經月餘遷丞相  
出前王章字文卿太山人也家貧寄止人舍盜軍牛  
漢書王章字文卿太山人也家貧寄止人舍盜軍牛  
鳳凰遂薦之官至魏校尉遷京兆尹坐贓下獄妻謂  
章曰君不憶牛衣中時邪今得富貴奈何我父已  
章不獄官每夜打鼓尋常囚有九十二謂曰我父已  
死母曰何死以知之日女尋常囚有九十二謂曰我父已  
是果知其死前漢寧戚衛人也欲仕齊貧無以自資  
視以果知其死前漢寧戚衛人也欲仕齊貧無以自資  
飯牛望見桓公乃叩牛角而謂桓公見之撫掌曰異哉  
此後乃非常人命管仲迎之遂舉大臣之位授之異哉  
卿後遷丞陶侃字士衡丹陽人也鬻薪宿侃爲  
相列士傳侃舍家貧感之乃爲髮待之無薪伐  
屋柱炊飯斬薦以供馬闕晉時人出語林石勒字季  
譽於是顯名佩仕至大闕晉時人出語林石勒字季  
上黨武鄉人也晉惠帝元康年中出語林石勒字季  
乏不能自濟遂與汲桑謀計合汲桑與勒作奴主賈與

平原師權家兩相存命令勒田中耕隴上常聞鼓角  
鐸之聲後歸勒鄉里乃共劉泉起兵逼洛陽晉帝南遷  
乃稱天子國號趙都襄國城去鄴城一百八十里勒  
遂封汲桑爲大將軍勒死號趙武帝勒無子弟虎代立  
遷都於鄴城中記云勒與師權家傭王猛晉書王猛  
耕或云上黨郭季子家奴未知孰是王猛字景略洛  
陽人家貧織蠶以給衣食後入嵩山師隱居有道之士  
數年出山一見符堅大奇之堅建號以猛爲相聲譽甚  
矣

贊曰 貧而有志 其久必通 務修天爵

人爵斯從 飲牛甯戚 潛漁太公

或以道舉 或以才庸 觀其大器

豈能終窮 養斯氣識 毋辭屢空

攻書篇第四十九

智永

李尙書故實云智永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學書後  
有禿筆頭十八登人來覓字者如市所居戶限爲

之穿穴乃以鐵葉張旭唐書張旭吳郡人官至右率府  
裏之謂之鐵門限其意又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  
與擔夫爭路而得其意以頭搥墨水中天下呼為張顛  
神飲輒草書揮筆大則以詞章知名好古博雅尤工隸  
其書為楷稷唐書薛稷以詞章知名好古博雅尤工隸  
草聖為楷稷唐書薛稷以詞章知名好古博雅尤工隸  
宗其書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相魏徵富國圖籍多有虞  
褚舊迹銳精模倣筆態道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  
采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文學稷於是時見招引除太  
子少保睿宗嘗召稷入宮中參決庶政恩遇莫比後稱  
懷貞伏誅稷以王右軍晉王羲之善書為古今之冠稱  
知其謀死獄中王右軍晉王羲之善書為古今之冠稱  
龍其度字伯慶京兆人善草書故千字程邈字元令下  
皇時犯罪繫獄改古篆隸即今草書也張芝字伯英安平  
皇始皇善之而赦其罪故曰隸書也張芝字伯英安平  
池學書池水乃黑寸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善楷書後漢  
紙不遺世謂草聖也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善楷書後漢  
邕之書今洛陽其章詭字仲將學書日家中立石五經即  
石經之文見存焉章詭字仲將學書日家中立石五經即  
晉帝造凌雲閣令詭書之而人誤先釘其牌於上詭乃  
乘飛梯題之及畢鬚鬢皓然遂戒其子孫不令學書至

能師宜官平原人善書大字或方一丈小字一寸嘗詣

也盈門不能得見乃云輸十文方與之看計倉頡黃帝時

還酒錢已足遂去之後漢獻帝時龍見帝亦乘龍遊

跡以造文造字鬼夜哭黃帝時白日龍而去以有文字

行及倉頡造書而鬼哭龍藏也史籀周宣王史官也改古

也倉頡所造書即古文篆是也史籀文為大篆今篆書是

不暇篆錄梁鵠字元鴻安定人也善書始皇時天下峻法

因為草書靈帝時官至吏部尚書漢鍾繇字元常

武邕為文善篆楷書亦采蔡邕之法以為入分陳太尉碑

尉邕為文善篆楷書亦采蔡邕之法以為入分陳太尉碑

獻之字郡能書故云鍾胡之法王羲之字逸少琅邪子臨

同官至右軍將軍晉中興時善八分真李斯上蔡人秦末

之際書諸葛長民琅邪人也善八分真李斯上蔡人秦末

相改史籀大篆為小篆始皇時上稽山乃敕李斯為丞

欣晉書羊欣幼而聰悟年十二王獻之過其家欣方書  
自是書法  
愈進矣  
取篆書欣所著白練裙數幅欣後覺而見之

贊曰

上古之際

書畫淳龐

篆隸鍾鼎

鳥跡雲章

逸爲眞草

龍騰鳳翔

名家擅世

星仰鍾王

書林楷式

翰苑維綱

標表不朽

金石傳芳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八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九

平陽王朋壽編

善射篇第五十

裴冕

唐書裴冕善射一日射虎三十六頭見一老人曰

之有一小虎伏地見冕哮咎君謨射閉目而射應手而

吼冕馬辟易弓矢墮地曲盡其妙欲射若謨殺之時君

中無王靈智者學其法折之未後一矢以口承之遂以醫

其鏃謂靈智曰學射三庾公之斯射於羿盡羿之道思

年但教汝醫法耳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

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

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

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我者誰也其

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也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學射於我

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



作不可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夫子我敢廢抽矢即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事君事也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瘡疾也端人用心不  
注云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瘡疾也端人用心不  
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庾公之斯至竟如  
孺子所言孟子是道本所出必不害我庾公之斯至竟如  
他教之何由曹彰拾遺云魏任城王彰武帝子少而剛  
有逢蒙之禍曹彰拾遺云魏任城王彰武帝子少而剛  
虎弭耳無聲南越獻象彰手頭其鼻象伏不動甘蠅飛  
能擊劍百步中髻髮又善於左右射發無不中甘蠅飛  
衛相射而矢盡乃扶棘相刺既不相勝乃誓爲父子一  
云蠅教衛射諸法盡唯蠅樹而法不教衛密將箭射蠅  
乃蠅得箭鏃反射衛樹而法不教衛密將箭射蠅  
鴻超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超怒其妻而怖之引鳥號  
墮地而塵不揚養叔百發百中楚人去楊樹百步射楊葉  
盡矢之勢也王命由基基撫弓弦猿乃婁煩見猿躩樹避  
箭莫能中王命由基基撫弓弦猿乃婁煩見猿躩樹避  
抱樹而嘯恭王謂由基之射神射也  
羽弓發箭欲到項羽怒目叱箭  
乃墮地煩倒地失弓良久乃蘇  
李廣手猿臂漢時爲

雲中太守以待匈奴奴憚之號為飛將嘗夜行見石  
言其是虎乃引弓射之沒羽往視之乃石更射即不入  
也拜堯時人堯遭洪水後有九日並出王濟字武子太  
舒字陽元濟陰人二善射鄧艾喜放弩見猿在樹上  
名重當時並仕晉出語林葉塞箭瘡艾呂布後漢呂布  
猿傷之遂捨其弩拔箭將樹葉塞箭瘡艾呂布後漢呂布  
劉備為袁術所敗以兵追之備走投布須臾術至布命  
俱會於布軍中布曰布平昔不喜合鬪惟喜解鬪乃使  
人植戟於棘門謂術與備曰布請為二公射戟小支一  
發中者當解去發而不中留戰以決雌雄一發中戟小  
支解者曰將軍  
天威也遂和

贊曰

射以觀德

和志和容

引而欲發

率先正躬

弄惟中的

進技之工

薄乎云爾

傳之逢蒙

道以賈禍

伊誰云從

子濯取友

師道斯崇

類說九

音樂歌舞篇第五十一

朱虛侯前漢朱虛侯章請為呂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  
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章於是起舞遂歌曰  
噫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  
師古注曰秦昭王史記秦昭王命趙王會於渾池趙王  
以斥諸呂秦昭王難秦強不欲行萬相如廉頗諫曰若  
不行視趙之怯弱也趙王乃行相如等從至渾池交會  
酒酣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善琴請鼓之趙王爲之鼓琴  
秦王命史書之相如進曰寡君聞王善缶請鼓之秦王  
不肯相如乃按劍而前謂秦王曰五步之內擊缶既終  
王豈恃眾乎抽劍怒目欲刺秦王還強秦不悅乃擊缶  
藺相如亦命趙史書之終會而還強秦不悅乃擊缶既終  
以相如趙王趙國史王正鼓琴遣使之楚誠之日至楚  
故也趙王必如吾言使者曰琴美如此可書記其柱王  
日琴方調矣使者曰琴美如此可書記其柱王日宮商  
移徙不可常定使者曰琴美如此可書記其柱王日宮商  
逢凶則弔如王之師經曰魏文侯與羣臣讌會師經以  
琴柱不可常定矣師經曰魏文侯與羣臣讌會師經以  
侯文侯怒令殺之師經曰臣請申一言而從之死侯曰何  
言乎師經曰堯舜之君唯恐民無言而從之死侯曰何

唯恐民有言而違之臣所以撞桀紂之君不撞  
堯舜之君文侯慚而謝之乃懸琴於門以自戒  
鍾儀晉伐楚獲鍾儀執之獻於晉君解儀問族儀曰伶人  
也君曰楚知樂乎儀曰是臣先祖之職豈知其二授之  
儀操南音爲楚曲晉君問楚子反不知其他對曰爲太子  
時師保奉之朝詣嬰齊夕詣子反不知其他對曰爲太子  
儀之言告文子文子曰操楚風不忘舊也言樂則稱先  
君也忘本也樂則操楚風不忘舊也言樂則稱先君以  
以孚之忠義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可敕還使以達之信  
之好晉君從之放儀使之還楚王唐鄭愚津陽門  
使公子振報鍾儀之信遂結好楚王唐鄭愚津陽門  
弄煙月怒如別鶴呼其雌玉奴琵琶龍香撥倚歌促酒  
聲嬌悲注云上皇善吹笛常以一紫玉管貴如善彈琵琶  
香板云龍云

贊

闕

壯勇篇第五十二 篇首闕

梁鴻

字伯鸞扶風人妻孟光字德耀

許褚潁川許人  
事

力如虎時人號曰癡虎後爲將軍與賊相見未交戰之  
間賊出來與褚易牛褚以手捉牛倒拽與賊見皆關  
則魏王曾與超各並馬交語魏武唯將一人自副馬超  
自恃其力欲突捉武帝褚怒目視之超不敢動出魏志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後飛乃據漢水大呼曰吾是張益  
德敢來決敵也魏軍不敢進前魏朝臣程昱張遼爲魏  
日張飛關羽萬人之敵也人畏之出魏志  
振江東江東兒嘯父母恐之曰張  
遼來也兒乃嘯止魏初人出魏書

贊曰

壯勇天性

扶危敵兇

拔山扛鼎

暴虎屠龍

在德爲下

於道非中

用之以禮

濟之以忠

庶幾其可

舍斯曷從

負此技者

圖維厥終

美婦人篇第五十三

李勢女

蜀記晉桓司馬娶李勢女爲妾桓尙南郡公主  
公主知之持刀率數十婢往李所欲斫亡之見

李氏在窗前梳頭髮垂至地委貌絕麗乃徐下階結髮  
敏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雖死  
之猶生之年神色閉正辭氣悽惋主乃擲刀於宋玉  
地向前抱曰我好色賦曰臣東家之處子增之一分則太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處子增之一分則太  
長減一分則太短施朱則赤著粉則太白登牆而窺  
臣者三年臣孔嘉左傳孔父嘉之妻美而父趙  
未之許也  
飛鷲本平陽公主侍女帝美之遂立為后東郭齊大夫  
妻也公死崔杼弔之見其貌乃求為妻王昭君南郡人  
後與莊公通焉乃殺莊公齊國大亂王昭君漢元帝  
時選入後宮為末喜夏王桀淫無度坐喜於膝喜好  
旬奴和親也漢書末喜耽之荒淫無度侍臣數忠諫之  
聞裂帛之聲桀順之縱戲無息殷陽為侍臣數忠諫之  
出桀為之妖言囚股湯於後臺關龍逢直諫桀殺之出  
太史公妲己蘇侯侯大懼以進妲己紂不來進女欲伐  
本紀不權見蘇侯侯大懼以進妲己紂不來進女欲伐  
見好不作銅斗重一悅十斤火燒令赤使人抱之墮  
地又作銅斗重一悅十斤火燒令赤使人抱之墮  
其手妲己乃大笑劖剔孕婦焚炙忠衰如也衰人龍胎爛  
良為惡非一為周武王所滅出史記衰如也衰人龍胎爛

美色遂獻周幽王耽之廢申后立褒爲后幽王爲之  
舉烽火使大鼓諸侯聞之謂胡賊至皆赴殿前幽王曰  
無賊朕使衰姒笑耳如是非一逮及戎戎來伐幽王舉  
烽火打鼓諸侯謂之無賊不來救幽王獨戰敗於戲水  
之上身死驪山之并殺褒姒申后立西施越王之美女  
幽王之子宜白爲平王出帝世紀陳大夫世叔之妻  
以寵之吳越春秋夏姬三爲王后一爲夫人納之者無  
愛寵之吳越春秋夏姬三爲王后一爲夫人納之者無  
不迷惑陳靈公大夫申公盜將夏姬共通於晉廢人  
朝政徵舒遂弑靈公又申公盜將夏姬共通於晉廢人  
殺巫臣又娶夏姬黃公二女皆美色公每日稱其女醜  
周時人出史記黃公二女皆美色公每日稱其女醜  
出尹陰后每見執金吾出轉麗華皇后盛帝歎曰仕宦當得  
文子陰后每見執金吾出轉麗華皇后盛帝歎曰仕宦當得  
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李夫人隴西成紀人有兒漢  
后美也事出漢書後傳李夫人武帝寵之夫人病武  
帝臨之夫人以被蒙面不承帝顏帝以手揭被夫人轉  
面向壁帝出後夫人姊謂夫人曰帝自臨之情不能已  
今患將困奈何不言囑其兄弟而蒙面不承帝顏夫人  
曰帝顧我者以我昔時容兒今抱病形容憔悴若見我  
面當有棄我之心昔時容兒今抱病形容憔悴若見我  
夫人死後帝常思其顏兒時有方士任公能致其神靈

如平生帝見夫人於帳中遙  
而視之不得相近出前漢  
梁冀妻有美能爲愁眉蹙  
而齒笑以爲媚漢桓馬貴人  
漢桓帝甚愛之死後三十  
時人出後漢梁冀傳馬貴人  
年羣盜發冢如生見其容  
兒競姦之至於張麗華  
陳後主之美人也後主極寵之  
相殺多死者  
望之若神  
仙中人也

贊曰 婦人之絕 節行居先 顏色之美

姿態之妍 兼之懿範 茲焉乃全

妖至敗國 豔至妒賢 恃愛怙寵

蠱惑恣專 禍家滅身 斯當鑒焉

美丈夫篇第五十四

嵇康 晉書嵇康字叔夜山濤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  
嵇康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隈然若玉山之將頽陳  
平漢陳平家貧好學善黃老術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  
而夫輒死莫敢娶者平欲娶之負偉平隨至其家乃



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門多長者車轍負遂妻之負子仲  
不許負曰豈有美如陳平者而長貧賤乎後爲丞相  
王濛濛字仲祖美姿兒常戴破帽王衍晉王戎曰王衍  
林玉樹自是風塵外物衍常執何晏美姿容魏明帝見  
玉柄塵尾與手一色而無分何晏美姿容魏明帝見  
之謂其著粉因命晏賜之湯餅晏食湯餅汗出潘岳字  
流面以巾拭之轉見皎然帝方信魏人並有美容相韓壽  
仁榮陽人與譙郡夏侯湛爲友二人並有美容相韓壽  
隨洛下時人號曰連璧友人魏末晉初人世說  
穎川人晉武帝時爲掾有姿容太尉賈充有女在室見  
壽美容心悅之遂與壽通充有異香女竊香與壽壽得  
因帶之充怪壽香疑壽與其女通遂問於婢衛玠字叔  
婢以實告之充因以女妻之晉時人出世說  
東安邑人甚有姿兒觀者塞路玠有宿  
疾因發而死時人謂之看殺晉時人

贊曰 五事之先 貴斯容質 玉樹瑤林

貫珠連璧 濯濯同芳 巖巖獨立

望之可敬 卽之無斃 眉目東方

肌膚姑射 人之表儀 美書載籍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九

類說九

六